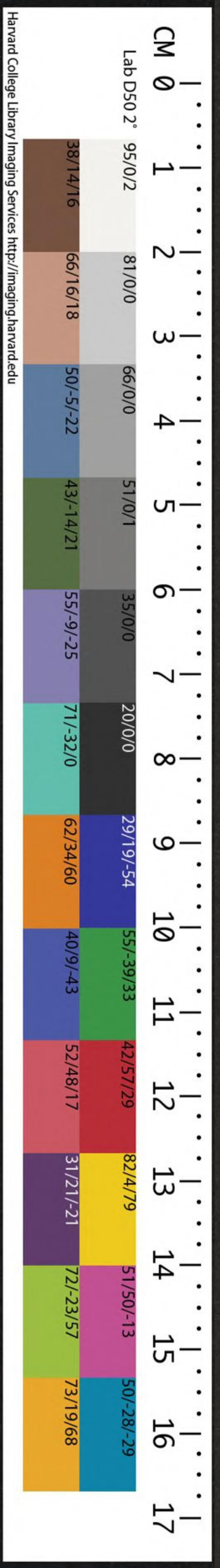


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 3050 / 2281~~
3041 / 2274 (23).



名山勝蹟記

卷之三十五

山東二

齊州景靈巖記

張公亮

靈巖寺記

張公亮

龍闕里記

舒芬

鄒嶧山記

劉美之

嶧山記

文翔鳳

尼山記

畢瑜

游沂山記

喬宇



名山言目金
觀泗水源記

喬宇

汶水注

酈道元

渡汶河記

喬宇

過濟北記

胡胤嘉

游雲門山記

王世貞

登牛山記

喬宇

游標山記

張養浩

游范公泉記

喬宇

游石屋記

姚奎

青州怪石供

蘇軾

李白酒樓記

沈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鬼柴記

董其昌

超然臺記

蘇軾

海山亭記

毛紀

天心水而亭記

虞集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小洞庭五太守燕藉

蘇源明

北海十二石記

蘇軾

之梁山記

楊慎

勞山記

高 出

鼇山記

陳 沂

齊州景靈巖記

宋 張公亮

秦山西北陞群。山擁翼連屬百餘里。摩空于雲。秀拔
 萬狀。曲如列屏。削如立壁。盡如攢劍。銳如植圭。幃幌
 掩映。城堡還遠。虎兕奔突。龍蛇盤屈。峯為巖谷。呀為
 洞穴。斷為豁澗。引為林麓。峰卓嶺聳。巒跳巘疊。翠木
 蔭蔚。飛泉激越。中有川焉。厥土衍沃。齊魯通道。出于
 其間。左一山峙起。曰雞鳴。緣北麓絕澗。循谷口上東
 北走二十里。險盡地平。山勢圍抱。四面峭絕。如堵墻

蒼巖之下紺殿崛起峻塔貫雲寶樓結瑤高門嵒峩
長廊連延遠而望若畫圖中物卽是寺也按圖經本
希有佛出現之地後魏正元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
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我朝景德方錫今額先是舊
制質畧率意締構因地任材行列不次景祐中主僧
瓊環者卽衆堂東架殿兩層龜首四出南嚮安觀音
像文楣藻拱頗極精麗設簾刻鯨以警昏曉後主事
者復直殿之兩楹闢正門疊石填澗爲回廊庭除顯
敞乃爲大壯寺有石三門千佛殿舟釋迦殿等支

古制塔西長松狀若偃蓋背一峰聳起百丈
正上方青壁削成如解玉半有石龕金容儼然西尖
峰可登下視千仞前有洞東西南三門相通中設羅
漢像西南望一山壁穴如車輪午達晴日在南飛光
透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錫杖又東西五步二泉
曰白鶴一見一伏又東西二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
百步一泉曰黃龍皆爲絕景神宗章聖嘗錫御書琅
函鳳象輝映巖谷皇上復降御篆飛白爲賜天文炳
煥雲日相照寺之殿堂廊廡厨庫僧房間總五百四

十僧行童百有五十舉全數也每歲孟春迄首夏四
嚮千里居民老幼匍匐而來散財施寶惟恐不及歲
入數千緡齋粥之餘羨盈積多以至計司筦榷外督
責寺僧紛擾應接不暇大違清淨寂寞之本教慶曆
皇祐間荐饑舊供者千百無一二至僧徒解散僅有
存焉職是官禁亦弛雖財貨所殖非復曩時之盛而
方袍員頂得以宴坐噫天其或者俾釋氏徒復其本
歟東北上平處古堂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體尚
存蓋法定始置于此後爲來者遷之也今屋其上僧

之辟穀者講習者居之以遠喧雜川中才

十夫屋千楹歲租月餼以足經費唐相李吉

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合茲寺爲四

絕慶曆三年予爲長清尉寺居封內周覽絕景不知

屬厭爾後十二年之官于亟道復過寺主事僧重淨

以記見假他日因具道山水奇偉經始肯構盛衰本

末附勒于石或模之遠方俾未遊者見之一覽如目

擊且使知靈跡巨麗信爲一絕又得以較雄勝於三

者云

靈巖寺記

宋 張公亮

泰山西北數里餘有靈巖寺者按圖經本希有佛出現之地後魏正光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我朝景德錫今額先是率意締構因地任材景祐中主僧瓊環者卽衆堂東架殿兩層龜首四出南嚮安觀音像文楣藻栱頗極精麗設簾刻鯨以警昏曉後復置殿之兩楹闢正門疊石填澗爲回廊庭除顯敞乃爲大壯寺有石三門千佛殿與釋迦

殿辟支佛塔皆古制塔西長松狀若偃蓋背一峯聳起百丈北望正方青壁削成如踈羯玉牛有石龕金容儼然西尖峯可登下視深谷千仞前有洞東西南三門相通中設羅漢像西南望一山壁穴如車輪午晴日在南飛光透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錫杖又東西五步二泉惟白鶴泉見存又東北二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百步一泉曰黃龍曰爲絕景神宗章聖嘗錫御書琅函鳳篆輝映巖谷皇上復降御篆飛白爲賜寺之殿堂廡廡厨庫僧房間總五百四十東北

巖上平處古堂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體尚存蓋法定始置于此處後來者遷之也今屋其上僧之講習者居之唐相李吉甫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合茲寺爲四絕慶曆三年予爲長清尉寺居封內周覽絕景不知屬厭餘三則未之見也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
 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
 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
 浴明日早具菜菓携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
 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
 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
 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
 成殿殿前古堂煥然其楹不刻於石而刻於木
 其楹之文皆先王之言也其楹之文皆先王之言也

謁闕里記

明里舒芬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
 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發濟寧東趨
 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
 浴明日早具菜菓携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
 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
 聖王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
 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

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栢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
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
圭秉笏端拱正揖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
外爲鳧山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
爲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其外爲顏母山爲嶧山
爲三峯山亦名車稍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爲東山其外
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凰山爲陪尾爲蒙山山之南
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
夫子刪述所其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

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峯山其外爲甌山爲
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至
所聚嶠爲泰山望之烟雲縹緲蓋百里而遙其西則
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墉周遭數
十里水曲曲可辨其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漕爲
洸又其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
乃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闕
里之南西流滙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
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

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
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闕里之北百里強
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睢陵
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三源
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
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
山北流經東峙群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
山皆發于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
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此
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其患不啻
獫狁金元非岱嶽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
俱淪矣茲土山水俱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
五嶽得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
經以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
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婁之分埜與步天歌言角
亢氏爲兗州之分埜異今以漢書云
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埜曹
楚丘魯地也然則斯文
在茲真天地之交元氣之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

聞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
廟廟前爲舊金絲堂基卽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
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弦歌不
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
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
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
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午往拜顏
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
在廟之階東南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漸門

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
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
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出饗殿前
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
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一爲神羊卽解內
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鑄銅列于司馬門外者號翁
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
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
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

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峯如筆架于前果
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徃拜
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益足俯瞻北南東三
面之竒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曩新其垣
廟擇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明日返于昌平九
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
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
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關中人名
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

二代孫聞韶云

鄒嶧山記

元 劉美之

嶧之爲山雖非名嶽巨鎮其洞府玲瓏岩竇崎峭千態萬狀他山之秀未必可與並焉道家所謂洞天此非其一歟項導江張先生題嶧山詩曰淮堧有葛繹其陽孤桐生地呈殊迥隔山名難混并蓋謂此山去今徐地遠非禹貢所載嶧陽孤桐之山也竊嘗考之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詩闕宮云保有鳧繹奄有龜蒙遂荒徐宅春秋文公十三年杜預注云嶧山在鄒

縣北今山之西南有村曰故縣疑其爲古鄒縣也唐
杜祐通典云故鄒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十里上冠
峰巒下屬岩壑窮險勝景有鄒嶧山宋逸齋王氏詩
補傳云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李迂仲詩
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卽禹貢所謂嶧陽也

登嶧山記

西極文翔鳳

使臣自滕入鄒遂登於嶧山嶧山者東山也杜詩孤
嶧秦碑在蓋謂秦皇帝登鄒嶧宗伯氏曰嶧山蓋如
累卵焉其卵之隙則塵實之磊磊砢砢不相粘其
其堂之爲風雨所剝穿者振古如茲遂玲瓏而爲洞
又往往有水不知其何自升灌而奇石之錯立其麓
者如名園之張玩具門屏間也麓有館有秦碑曰書
門於是小攀躋旣偕二子以山輿登自左透邈曲陟

久之得孤桐一禹貢所謂嶧陽孤桐者蓋虞夏間物
予詩云自載五絃隨舜帝止畱隻幹表蓬壺蓋於孔
檜尚稱前輩典刑桐以上洞頻現予詩有蓋珠半現
雲關住并毛孔分明出異香之句久之有石曰如日
方升石當池畔如日出然予怪此山能飛水於嶙峋
之杪於是有生山生水孰當前之歎其詩所謂木末
呼泉空谷應又玉液斜飛鳥放過者步步惟肖蓋環
東嶺徧數里乃造於小魯峰其所鐫孔子小魯處殫
心力險悸弗克至遂右轉而陟望絕巔有危石之垂

二分而不墜俗稱王母挂練石也駭嗟之又橫度至
西嶺容身之孔輿至能入山夫洵便捷白雲宮其堂
輿上冠之以五華則最高峰遂短絺跨峻石爲猿猴
之躋者又百尺而五華之以一竅穿者竟險甚不可
達遂陟其最西峰爲紀子墓僅可置足已幾於手攬
青天矣降自其西麓其最奇者曰盤龍洞挾之不啻
蔡少霞之入蒼龍溪也故曰探溪九轉曲盤螺窈澗
處水陷弗可竟命從者還報云有石鐘覆紐於巖而
下垂者奇之有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之句還觴

於書門之石是爲丁巳十月之二十九日也是日宿
鄒縣其他幽謫僻遠鹵莽莫窮討憾王事之棘不假
宿乎山中以累日徘徊爾文子曰余爲嶧山詩有累
卵疊碁之喻故再箋之曰仙人戲倚手談局天眼垂
睇彈子窩然似疊碁者寔惟之萊山之萊則砌之而
孤尖聳豎者嶧則累卵橫亘瓏鬆焉倘數千萬年其
隙塵卑剝穿而去殆居然一層九洞豁矣又曰嶧之
書法蓋肖山形命之幸蓋層立之象而四其翠之橫
冠者是茲山真形圖也

尼山記

明 畢瑜

丁酉之春仲月十有六日余自濟南謁翰林學士王
公于曲阜又明日衍聖公偕學士遊尼山適風和日
麗一時欣然聯轡者憲副張公珩陳公相余及叅議
杜公鉉也尼山居曲阜東六十里出城十里左右累
累然盡魯漢諸陵去二十里茂林葱鬱中有馬鬣封
者顏墓也及二十里餘遠近崗巒秀列隱若龍虎蟠
踞環結而爲五峯此卽尼山也下有夫子廟廟東有

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匯衆流爲川川
有坤靈洞俯視之深黑不可入相傳中有石床石枕
諸公徘徊久之相與嘆曰天下之大非無名山大川
可觀而千萬年斯文獨肇于此得非天地五行精華
之氣自開闢初已秘于此一旦吾夫子應禱而生有
以獨得之盡奪天下古今之秀爲人之至又爲聖人
之至也邪

遊沂山記

明 喬宇

季夏癸巳日黎明出蒙陰城霧大漲山彌谷盈已猶
不收突見兩虹澗走弘治戊申季夏榆社山中暨此
兩見北涉沂水宿于縣甲午緣北岡行遙望沂山礚
礚岌嶻特嶄群峯始知名東泰山者有由然也且載
于周禮職方氏爲青州鎮在三代時已名故自漢武
禮官祠以下至于今列諸祀典未刻過穆陵關關在
大峴山上傳云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

卽此又爲劉宋武帝伐南燕所度之地。嶢檣宛堞聳帶壯峙，遵關而北十里，叅政甯君惟臣來，迓香帛折而西，至東鎮廟宿于齋房。乙未，習祀儀潔蠲齋沐，丙申昧爽臨事畢，遂明見山上霞光彩映，汎汎煒煒，頗爲竒玩。稍頃，又頓陰霏，霧縈，遣雨乃急。下期以飯後往觀，百丈岩又忽杲然出日，向廟西山行十五里，皆涉澗躡礫，肩棘踵莽而入。時聞鳥聲清唳於林間，意爲竒羽逸翮，而蒼蔽不可覩。至于岩下，岩削立百丈，廣數十丈，瀑布泉自中而下，蜿蜒垂動，宛如玉龍湍。

奔流迅輞，輞作響，又若飛雨倒空，沫沫四下。並泉石常沾苔潤，蘿下漚爲澄潭，幅員十餘丈，中有大石，色皆青葱可愛。坐岩下，命從者汲泉烹陽羨茶以飲，其馨清美，暢達肺腑。又擇岩石可大書者，二所在。泉之南高二丈許，泉之北高丈許，乃伐木爲梯，余登而書。惟臣在下視之，爲余凜凜南書，瀑布泉北書百丈岩。潭之石二，爲書飛虹流電，篆畢。惟臣持酒觴，余于潭上坐石，仰對飛泉，意象覺在世表。因嘆古今遨遊之士，但知廬山開元之有瀑布泉耳，而此泉亦爲瀑布。

且出自東鎮乃泯爾無聞殆地僻林奧人跡罕臻故
奇瑋之士偶無所遇歟抑造化秘惜不欲翕露待時
而顯歟然則天下之物體同而顯晦異者豈獨茲泉
哉山出三泉一爲沐水出山後流經沂水縣東北達
于莒入沂州一爲汶水出東麓東南流入安丘一爲
瀾水出西麓一名巨洋水國語謂之具水袁宏謂之
巨昧王韶以爲巨篋東北流至益都壽光入于海卽
此瀑布泉也

泗水水源記

明 喬宇

泗水縣東行四十里至林泉寺以泗泉在東又多古
林故名明日觀李希賢詩于壁次之出寺南行折東
數百步是爲泗泉源陪尾山並發穴相去僅二丈許
自石罅各殊狀或趵突或沸如珠回旋仄出晝夜不
竭又有芳樹幽花澄鮮帶映是日晴好延佇容與見
諸穴若湧扶光自內而出溶溶金色散于澗外復慨
然興想吾夫子講道之所遂飲泉一勺又汲于寺飲

泗水源言
其茗。俾不徒經行于各泉之濱矣。泉北合循泗水縣
西經曲阜貫兗州至濟寧分南北流。入于徐州境
北流入于會通河爲其引以資漕。又能納
蓼白馬嶮泮沂黃諸水以益其流是宜與君別遂
篆泗水二大字于泉之石以行

汶水注

魏 酈道元

汶水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
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
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
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
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
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
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豈有能至矣又有少

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
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
繼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
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爲之踟躕爲之屢眷矣

汶河記

明 喬宇

季夏二日冒雨南行十里嵐氣切衣又五十里至大
汶口中央有峻石巍峙水落巔露始敢以渡時河水
泛漲懷冒因留宿小寺依依古樹環接墟野遂留詩
于壁汶河之源有三發于泰山傍仙臺嶺暨萊蕪原
山之陽寨子村至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壑汶西南注
流入濟奔放湍急南北岸相距一里明日循水許而
東一里許登筏乘上流順而西下其筏縛八木爲之

繫大口甕合二于四隅。四方又綴葫蘆各四枚以浮。筏上荆編藉焉。氈席肆焉。設椅坐于上。用水工善浮者八人。各腰葫蘆。肩負而過。中流傾濤駛波。洶湧而來。筏大搖動。予頗有戒心。南望曲阜九峰。偃伏于前。四顧泰山聳拔于後。又復快悵。登岸飯于歇馬嶺。暮至泗水。仍以筏而渡。

濟北記

武林胡胤嘉

舟泊濟北城外。城樓顏野入青徐。因杜少陵句而去。其首一平字。余疑卽少陵賦詩處。與無回登之。又悟少陵所登兗州城樓。固在兗州。後名嶽雲樓。又樓圯。今呼爲杜南臺是也。太白樓與此相去百步。賀知章爲任城令。觴太白於樓中。因以爲名。樓有李賀影堂。以城爲基。而高半之。徂徠鳧嶧諸山。隱如繡帶。杜甫所爲齊魯青未了。此亦有會焉。前臨南池。荒蒲弱柳。

遊漢水記
助其鬱葱，碑碣林立，無回據石讀之，每見好句，輒以呼余。自太白樓下出門東轉至南池，少陵與何主簿游南池詩刻於石，詩云：城隅進小船，今溝血堙塞，不復通遠水矣。池延城下，長倍於廣柳，夾池蔚合望之。杳杳若數里也。敗荷萬葉支離池面，追念炎夏五六月時，水漲荷香，花明柳暗，不知更作何許賞會。予未同子往，無回志甫過此，時方春杪，今復早冬，俱未相值，姑書此以俟異日。

淮濟以北乏佳山水，唯古蹟舊游愴人地。

益善

游正不必在山水，如太白酒樓、少陵南池，何莫非名勝，而荒蒲敗荷，益足留連嗟賞也。

遊雲門山記

吳郡王世貞

出青州之南門可五里而近曰雲門山山下夷而再成銳上將及宛有中虛之洞以穿其背而上望之爲鏡爲射的焉正與郡齋對晴則熒熒然小雨則濛濛滃滃然以歲昔更獻狀于几席若覬余遊者而未果會學憲吳峻伯東按行海上道青余乃以間得從峻伯往時春而雪初霽未盡消也道濘甚籃輿躑躅陂陀間昇卒肩相輔後趾躡前趾而分級之半猿貫上

久之始抵洞洞高丈餘縱倍之橫殺之余與峻伯乃
舍輿而步穿洞旁躡百餘級至絕頂則磐石重甍可
列坐數百人東望青葱鬱蒸不別天地其大海之氣
乎西南連山亘帶不盡若斧劈若劍鏗若駝若後猊
若率然者吞吐雲霧與旭日相媚晶瑩玲瓏掩映
疊紫翠萬狀下頻郡會雉堞歷歷雪宮之鷗出沒松
栢若翡翠之戲蘭苕也余命酒飲峻伯已各分韻爲
七言一章成互歌之余雅矣詠爲羽聲嘯之入霄漢
縹緲徐下與天籟會虛谷和響萬木奏節覺群山秀

色時時來襲人衣裾余衷峻伯而酒之迫則踉蹌下
繇故洞走西間道襲之乃復得小龍洞焉偃而入深
可四丈許中裂爲澗水泓澄不乾旁有石牀枕可偃
臥余乃與峻伯卧飲甚歡也已相謂曰爽鳩之樂可
再乎哉卑矣牛山之涕也有晏子之對在雖然東方
之人稱牛山者卽不得舍齊君臣而他詠也均之乎
不朽矣則牛山之樂爽鳩氏不得而有之齊之君臣
獨以微言而得有之至于今也吾二人毋亦易自廢
而千古茲日旣罷酒還明日乃以詩付山僧使刻石

而爲之記

登牛山記

明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駝褭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

牛山言
三子皇皇然以應荅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于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者孟

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由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由梏亡而致。余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梏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故憂之也。從者曰。善哉。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遊標山記

元 張養浩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
林東西並峙皆青山疊矗勢陂陀可步而上按圖輿
經無其名蓋土人以旁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故以
名之其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始登若小勞旣戾其
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卽其聯岩
屬巘盛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交
碧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

橫山言
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往來因仍未暇既而坐洞屋
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詩其清歡雅思悠然而
集身世兩忘加以煙嵐空湧相與冥合窅乎不知余
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

遊范公泉記

明 喬宇

劉子汝忠餞予于青州城西門外范公泉上泉名范
公者宋范文正公知青州有惠政泮溪厠出醴泉頌
古今人口不絕泉亦恒溢聚不涸人以泉應范公而
出故名其泉馨冽甘美可以已疾故今海岱之醫用
斯泉以丸藥所謂青州白丸者泉上有亭始構于范
公歐陽文忠諸賢皆賦詩刻石亭中近圯頽轉霜梅
雨幸而泉靈勿隕以伏甯君惟臣以范公故葺而新

之偶值落成子爲篆泉名扁于亭上子謂汝忠曰善哉斯遊乎西門之郊可餞之地近有堯駝遠有九迴佳山秀谷非不可宴娛但不過坐竒石登危峯眺雲物而已泯焉無感亦何益于子與子也今也觀其泉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景其政念猛意發目有顧顏有歛心有警身有規先憂後樂之志亦不知何所來而繫吾之內而耿耿然也

遊石屋記

宋 姚奎

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輿廼易服命道士爲前導行三四里無復蹊徑披蒙茸攀巉巖偃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嶺巖驚汗浹背又三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迂于青松絕壑間前牽後擁廼獲躡焉矐目縱眺上有削鐵竒峯千朶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中窈然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

凝結玉極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鑒巖有元君手印
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竅透絕
頂頂有石樓可坐三四人水滑不能升躋攀數蹬而
下力疲耐石床毛骨灑灑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
盈不涸下有石里無心甚奇怪又有洗鶴灣深不
可測一鶴鳴于上似與人語應和實真仙境界也
人之遊泰山者每以道左有石屋之多奇迺爾哉

青州怪石供

宋 蘇軾

禹貢青州有鈔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
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如
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
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
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
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
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

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同。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

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
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
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李白酒樓記

唐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
白酒樓夫觸强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
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
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
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
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

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着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遠歷物外爽人精鬼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

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適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何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齊州二堂記

宋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齊州二堂記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
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
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于雷首遷
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
灣者必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高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兔柴記

華亭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兔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

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卽回首家山。不之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斲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延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泚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我。是爲異耳。

世之家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

我。是爲異耳。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瑋麗者也。餽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地。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走然亭記
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海山亭記

明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寔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日就荒頽。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海。疑秦漢間占氣候仙者之所爲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望墩。以備倭寇。此殆其遺趾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于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海道憲副碧岩馮公。偶于閱武之暇。陟而

觀之則見神洞諸峯羅于東南。渤海洪濤滙于西北。而其雄峻渾濶之氣。悉于是乎會萃焉。乃慨然嘆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沒于荒烟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因舊基增而拓之。高廣加三之一。壘石于麓。甃甃于顛。樹亭其上。亭外繚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爲石登。四十有九級。縈廻以上。若凌虛御風。然臺以丈許。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凡二十。而圍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取諸公羨。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怠。逋里閭之下。不知有是。

役也。居然異境。突出海邦。山川爲之改色。公于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值戎憲餘閒。時一登焉。或芳辰令節。與郡之士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凝眸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靄。滄滄濺濺。髣髴蕩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嶽。巖蒼翠。碑兀相對。恍然若超出于塵埃之表者。至若風清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烟。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沒不常。朝暮之間。變態萬狀。會心感懷。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非所謂瑰偉絕特之稱者耶。

天心水面亭記

元 虞集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河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河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河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

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坎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坤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旣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

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汧水新渠記

宋 陳師道

汧句于簫。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其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汧。汧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旣汭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之河渠書云。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
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
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旣
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
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葺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
者皆失之漢志葺蕩無出留獲無始葢畧之也余謂
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爲二而滎有
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欽

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
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葢皆不可考也自漢末
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遵導汭自滎陽別而東
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
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
汭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
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
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
也葢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
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
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爲以病
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
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
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
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
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善
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

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
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
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
遂爲之書

出夫善哉
于公其可

小洞庭五太守燕蕪

唐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倭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畧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

人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闈闔昔下陳留陳
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
清命屬官湖城王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燕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
嶠軒飛凌潭阻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
有騰鹿腴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
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
相克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入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

被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潔罇自回源起廣泊七
披蠶尾右遺吾山倒花岫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
敝豁瞋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倬態目成以留客媿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洞引
旣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牽方舟風
嫋嫋兮離平流牽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嶼
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娶兮護輕
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開並曲激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子期。將解袂兮藁予思。尚君子兮
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
鳴。魚鱉聞之。沿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
妾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宇渦泊曰小洞庭。盛
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
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譙會莊子。若訥過歸。喜
相里子同。韓暹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三簿在

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
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
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澤耳。源明歌
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
儼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
耿秋河。夜旣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袁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
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

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
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
序

北海十二石記

宋 蘇軾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
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
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
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
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

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
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
東坡居士蘇軾記

之果山記

成都楊慎

在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周圍五十里
三面瀕海史記秦始皇登之果刻石紀功郊祀志齊
有八祀之果爲陽王漢武登果山聞稱萬歲卽此其
東南海水中有一石俗傳武帝造橋有兩石銘尚存
歐陽修云古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
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
山碑泰山刻石一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

之勞山記
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
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勞山記

萊陽高出

余總卅時就師卽墨城中讀是知勞山也有大善開
士曰憇山者始啓海印禪林焉鑿石布金聲於其內
此邦士衆咸悅之憇山頗能詩善書法又譚說足人
俛仰余所聞者亦可其人也誰何遂敗謫寺毀余亦
歸悔不遊勞亦猶之不遊勞也居則念家海上曾咫尺
杖屨之闕如今千載之上青蓮鬼笑人猶尚侈譚
五嶽豈不誕哉今年之春余以使事在里遂決策於

勞會有咳疾不任行乃以莫春之甲子策而南出逆
郭門之風則灑然病去體矣初挾二人舁一乘羸舁
紈則乘舁人紈則亦乘遂十九乘也所偕者能畫張
子又蚩蚩之僕四而已野宿詢勞之逕亦無所得其
要領次晨問得霍山焉道出左闔闔繚繞亭午漸南
始趾山也有望見雙峰卓出如橋併桅者居人云名
天柱行三十里漸逼而異則一山博也登高顛冥白
雲摩頂海色接天僅如平地日仄而抵霍山又失道
轉而蛇升礙石則穴而梯躋其顛屋宇不鮮有壯哉

松數數亦有伐本道士云前二邑者取而貨之殆一
百也忽飄白羽焉下上於風徘徊廣除之上余蒼然
有思者久之北山多石罅可匍伏側注而入更出之
則嶄然雙壁人立而絕東有徐煉師臺無他異道士
嘖甚所指畫鄙不可省又窺不可視舍旃返屋藝松
脂而寢旦起索徑而南平疇廣偃麥秀漸漸衣袂間
清涼欲雨行二十五里爲太平官道當左導者右之
徑也右嶽甚步而級膝過於頤二里許獲一洞焉有
道士冥棲其中與之言領之而已出而西徑石橋見

流水灑灑而下者從之有泓焉空鑿鬚眉岸花映發
沙輕如塵霧稱履而無跡是勞第一水也幾失之又
步而級樹根縈石爲相及也二里許捷得宮之背折
而就憇於道舍飯已出風於獅子巖巖飭呷立廻而
中洞容數人眠上之爲明明崖賓日也海水在足底
虛青瀕浮一氣吞吐石動潮泊若天吳之出奔觀奇
矣趣下薄視反而望之倒影奪目諸峰飛越鴻濛相
還倏無忽有張子駭嘆應指不暇謀圖諸明日抱墨
紙以違卽不可得余靳張子隘者也而繪化工乎道

士問余以奚從曰從左當觀盡慮陞焉從右則紆而
不可底且色難左也余決從左南之十里尚可乘進
之則山趾海文徑其偏側陵高競下如轉磨齒余神
悸而視它又進潮激山吼殷在地中石錯濤上或
躡或緣殆險塞之至也下爲甚稍得夷曠之塢多松
靜而聲間覆數椽之茅野婦乳兒視客不異也山花
片片雜英如紅纈襲路之芬灘鳴谷禽沙白掩帶紫
蛙菱蒲芑鬱來往翠禽我馬駸駸如在郊野可與忘
險人其罷厭哉就漁筏買魚蟹載之又二十里始達

下宮是愍山啓檀越地宮負山而襟海東北惟闢一
徑下有良疇道士述其始作定之方中大風拔其樁
嗟其及也戊辰雨雷一日翻藏數帙閱圖而得仙墩
在宮之前左二十里道士曰是不可騎也余曰步能
之矣且而往出東北乘五里卽杖而南行余先登常
恥後者竟亦莫能先徑隨海折山與避就有仄不受
足者山盡矣又突如而一聳根納海而水覆之有塔
其縣岷者俗夸之爲張三丰訛也折而右下入極窮
形如鼓雷霆亂石如馬湖盪之如白羊飛空

如鵝羣故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山形前削五
色離披仰矚青雲若接溟滓是勞第一壁也隊而若
羣星若列凡故稱仙墩焉返而飯於埜復宿於宮道
士蕭語余曰子其舍旃余曰是皆匝山也而未入山
且顛安在蕭曰此之巨峰也一舍而羸皆不可騎也
而巖甚余曰是步亦能之且不顛胡遊哉張子與僕
皆色難弗視也且而往介以左師亦出東北乘五里
復西則昇乘它介遣去復杖而行十里至上清宮有
銀杏樹雙凸處可隱三人稍憇之道士獻芋爲一食

而起又西北十里出天門後止茅菴飯脫粟已又西
北十里則壑哀石怒騰轉崎嶇前後顧沓狀如風雨
脅息攀緣不敢反顧余視張子赤而汗已則亦然既
一躋矣從之下又十許里始達白雲菴則猶之崕嶮
也峰斯在上尚可十五里乃就菴中宿早起亦無所
苦道士止予予曰不顛胡遊也杖而先之里許卽不
可得徑榛莽荒忽刺眼胷衣垢而隧之宛委以升絕
深陁坎窞穴礪礪輪困十武一憇凡俯若縹緲之前
峰者以十數乃陟絕頂焉危乎高哉茲山之峻極也

風甚亦霧茫無所覩惟見諸峰羅立若檠戟之衛天
帝遠若有望見如元氣之無間者出沒于太山之埜
而已趣返先路拄杖聲與丁丁相答抵菴則布襪如
毳履已穿矣飯已復從下十里許會宅介者以乘至
乘之南徑聚仙官方就夷也是日抵下宮之別庄猶
下宮受餐焉壬申觀漁于海遂從莊北六十里而至
華樓碧巖紫巘古樹浮青列嶂排空丹楹指掌東有
孤石植焉霞色映之建標擢秀煥若金銀之臺是勞
第一石也邦大夫之蒞止有舍北道雖岌而治壁有

鐫刻槐畚有樹亭有碑蓋衆遊之所慕也道士導余
且刺刺語余爲無所聞也者搯賸而止則暝矣華樓
之對者黃石宮也且行而初日在畚交柯拂衣意蒸
然快之山止則溪溪北岸之稍西遡而上爲石竹澗
寺勞一寺寺一僧爾爾中供旃檀佛像一顏爲大慈
聖施置那羅延山者亦慙山更也東踰複嶺遡而上
里許逕絕門于石中空容人仰趾漸高而不偃殆百
餘武亦勞第一逕出之又數盤而得黃石宮宮中道
士皆出不見一人酌栢下泉而還就昇於旭東行士

五里原田每每林木交翳椒條繁郁桑柘多陰棗之
纂纂木之蓊蓊叢宛而盪曾昔人謂沃土之民淫勞
山多百歲人雖草木之年豈非其食腴而視澹哉午
至大勞觀觀處曠而能收樹石之勝故足述也遂飯
焉就溪浴我乘乃別介者左師而北行宿諸塗以甲
戌日還是役也余恐賣朋儕也故不聞之適也不及
揖拜不逐於酒食不費一刺故脫而盡其觀若未勞
之真形則巨峰足見矣博而多姿佐幻於海惟樹與
石莫適非嘉俗名燕說則亦略而不述焉是遊也得

詩二十七篇余謂僧清力能興法矣而卒敗謫固由
拂順侮弱也亦仙靈有默奪焉不然清外好士太失
內勤於宮壺名作福事其誰煽諸羽流蠢蠢不比人
數章輒得自詣上遂赫怒至辱金吾縛髡奴竄之禦
魑魅何其決也勞山自東華安期生之屬以逮宋元
馬丘諸真世有仙跡其來尚矣非其類不據也而矯
之嗟能勿及哉

龍山記

明 陳沂

龍山一日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如東
海勞始皇登勞盛山卽此以勞於陟也在今卽墨之
東南四十里東西南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雉峰
起如蝶縱橫高卑直突旁擁相系凡五百餘里其奇
峰怪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絕壑峻嶺曲崦不
盡以名樓禪鍊真靈異之跡不可以徧土人以峰名
峒山多峒名嘉靖癸巳秋余按縣至自膠聞藍侍御

玉夫悉山之勝云土人不易到不能自遇與玉夫出
東廓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蒿莽中十里纍纍數
丘一高起曰崔山至則攀陟亦峻石哈呀磊砢憑籍
爲磴松多偃枝古榦夾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巷後
有洞旁巨石鑿道人丘長春大書崔山洞余亦勒同
游歲月鼇之東麓也西南諸峰插天橫亘數重望之
若劔戟羽鏃森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濱東南行二十
里山皆巉巖一峰深秀多長松怪石由叢石歷塊轉
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官也巖側有

石結架如戶出其時夕陽在峰頂海濤撞激直
至峰下是夜宿道人居又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
臺際鷄鳴與玉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
海氣蒼莽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巖下題
石門曰寅賓巖壁大書一詩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
白老龍君華陽諸洞降巘乘小兜從者徒步緣海灘
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番遠嶺下臨不測
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出迴從
蛟龍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之所至

有下清宮在山之隅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
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飯由山徑歷黃山峒黑
山峒觀音崦皆轟起數百仞極奇秀又三十里入羣
岫間北峰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攀絕僧垂
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
辛未題余勒詩一章其中空洞上如厦環石如堵前
設戶牖洞左有佛宇僧廬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絕
壁數仞下視滄海與天浮洞島嶼皆空壁下一草菴
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畢下山經石瓢清

源甸聚寶峰三里山峯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清宮
宮傍石間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饒詩十絕亦
丘長春書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于右由寶珠山
八水河十五里登天門山極峻險峰多奇狀如仙釋
擁出山口復有二峯若石疊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
上逼雲際下瞰滄海峰有丘長春大書南天門三字
大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釋之外鮮有登陟丘蓋
宋南渡後避世于此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峰初視
若蟻壤且近行數十里不絕每峰皆峻大而仰莫及

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寨上有聚仙宮碑勒元學士
張起巖記飯于宮復從西北入山循滄牛澗磚塔嶺
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瘦龍嶺清涼寺仙跡
橋金剛嶼二十里至巨峰其峰最高而奇周山之峰
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峰下數石百仞壁立梯窮
徑絕有兩石若劈劈處見一竅上聞大聲一僧垂木
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由壁中行轉至一茅菴甚明
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幽西北羣峰直出其後東南
海色相應菴前牡丹諸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未

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而至者但若行無智慧心余
畱二偈石壁間乃悟供具麥飯野簌謂不圖得遇大
知識是夜宿菴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因題其夾石
處曰面壁洞紀同玉夫來游事及侍從之名澗上壁
大篆靈鷲庵三字從故道十五里出海濱循山麓西
北行皆平地四十里至華樓山下玉夫有別墅卽其
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墅後緣澗仄徑而涉數里至
顛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間深入有萬壽宮老君殿
少憩尋翠屏巖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晚宿道人庵明

春山言
日晨起與玉夫尋古遺跡周山之石摩勒殆遍多金
元人作者從王喬峒至凌烟峒下題同游歲月峰巒
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于高架峒上飄然有物外
之想遂循金波泉夕陽洞石門山至清風嶺題名于
嶺之石門又步至華表峰下一日聚仙臺其峰疊石
數十仞峻拔且秀其少焉與玉夫別至是山游凡五
日行三百餘里玉夫所計行從止宿不失尺寸其弟
困因於窮絕處設乾餼餽茗楮筆丹墨具在從行兵
吏雖跛足不前而興亦不淺山樵海漁之人爭效興

力石工數輩分處供事故余之興益豪所得詩二十
餘首去今已往恐莫有繼之者矣下華樓山復乘輿
四千里至縣所未至者五龍嶺下清宮橫石宮也海
中諸島東有大管小管車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車
崖大古小古浮島皆登陟所見者



